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Section 13496, 13497.

~~Herbert A. Gyles~~

Impertinent, I therefore ask if you
will accept it to do with it what you will?

Yours truly

Herbert A. Gyles

Fleet Postmaster P. N.

23 December 1916

H. M. S. ACTÆON,
SHEERNESS.

Dear Mr. Giles,

Attracted many years ago by an entirely unprovoked-on-my-part similarity in our names I have consumed all your books that I am capable of reading, and I think first owing to them and then for ^{their} own sakes have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he Chinese.

(I met your son at Chinkiang and called on Mr. Lionel at the British Museum on my return from China.)

I have the ^{13496th} 13497th Volume of the Yung Lo Ta Tien and was going to give it to the British Museum but though I can't read it I could not part with it. Now however I am going to the Grand Fleet and it might get lost or damaged if I blow up and that would hurt me more than the accident.

H. M. S. ACTÆON,
SHEERNESS.

29 December 1916

Dear Mr. Giles,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volume of the Yung Lo Ta Tien. I should hate it to fall into unappreciative hands.

I have just received my appointment to the "Lion" and therefore hope to see and do.

Yours faithfully

Herbert A. Giles

Sections 13496, 13497.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二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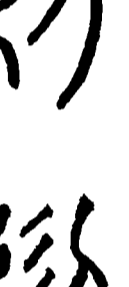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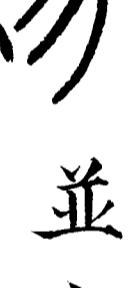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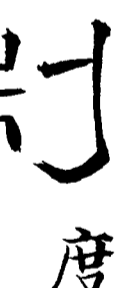



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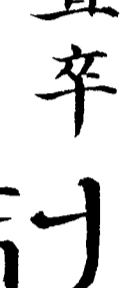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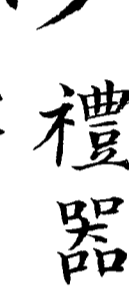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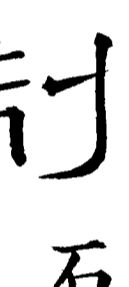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知勢切。節也。裁也。斷也。正也。御也。檢也。法禁也。造也。顏師古注。漢書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許慎說文。勑从刀。从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征例切。勑古文制如此。徐鍇通釋論語既富矣。教之。故曰。物成而裁斷也。會意正。曳反。吾衍續釋从未聲。商書曰。以義制事。顧野王玉篇之世切。作也。古作制。陸法言廣韻禁制。又制作法制。亦作利。張參五經文字制。从木。朱字。吳棫韻補叶音。之則切。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剛云。緒帝紀乃設。毛晃禮部韻畧文中。子續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戴侗六書故。裁制短長。小大之齊也。引之為制。作制度。別作製。又征列切。莊周曰。制河以東。今作澗。浙釋行均龍龕手鑑。利。舊藏作制。韓道昭五音集韻亦作利。制。楊桓六書統。知母勑。裁割以造物也。从刀。从未。致思於未然。已割而不能悔矣。勑。隸勑。或从左手持木。以刀修之也。勑。或从彡。从木。既成。飾之以色也。勑。勑。或从刀。彡。从未。思而後割之。成而後飾之也。勑。或从二。在木中。割木為二也。已上並古文制。未詳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利。隸作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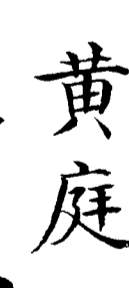



周伯琦六書正譌制與初字同意。別作製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陟列切。義同廣韻總征利切。字溱博義古作制。趙謙聲音文字通利。照劇切。節斷之義。从刀所以裁判。俗隸變作制。凡从皆然。借止也。制古文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擅制。

篆  古孝  垂雲篆。見姚敦  古孝  古尚  汗  經  臨二十體篆。  文  經  書  簡

初  並古  郭忠恕永  安院殿記  並秦  注水。匹。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文  權  集篆。古文韻海  文  權

制  並徐鉉  並六  隸  度尚碑。見洪  書統  書  邁漢隸分韻。  制  堯母  碑

制  置卒  禮器  石經公羊並  真  王義  智  史碑  碑  之  制  永

行  蘇  草  章  王  智  黃庭  書  制  軼  書  制  制  制 制

並張  趙子  錦溪  制  昂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帝制

事物紀原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

君上馭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漢書云。太后稱制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秦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漢制叢錄自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等因請命爲制。令爲詔。蔡邕言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漢因之。刑法志載文帝下令曰。制詔。御史云云之類是也。鮑昱傳注漢官儀曰。凡制書皆壘封。尚書令重封。此漢制書之制也。又秦并天下。群臣上尊號。于時始有制曰可之言。漢制因之。蔡邕言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蔡中郎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壘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北史周本紀。靜帝大象二年。二月乙丑。改制詔爲天制。敕爲天敕。資治通鑑。唐則天。天授元年。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唐會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

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矣。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勅。謂御畫發勅日也。增減官負。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勅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爲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爲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又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

大除授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五日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日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以授尚書省。太宗謂王珪曰。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神龍元年九月一日。敕門下及都省。曰別錄敕目。三日一進。尚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爲程。一日受。二曰報。諸司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爲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省部。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告宣之節。歲終爲斷。唐六典。冊書用簡。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敕錄用黃籐紙。書用絹。貞觀中。十一年。始用黃紙寫敕制。上元三年。詔尚書省頒下諸司州

縣並用黃紙。閏三月二十日詔。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

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白麻。一云藤紙。雙日起草。隻日宣。鄭綱奏故

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

牋花牋。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

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

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金花五色

綾紙。吐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元和八

年。八月壬寅。吏部定官告紙軸之色物。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專掌內命。

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

林院。宋史凡命令之禮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太子。大長公主。拜

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

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

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叙贈典。應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

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

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榜。賜酺及

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雲谷雜紀詔制首以門下二字。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珊瑚鈎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朝野類要。但是聖旨文字。皆爲制書。江少虞類苑。制書不可稱德音。本朝之制。凡霽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淮南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注。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文中子。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制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注。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也。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爲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注。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志。皆同制矣。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注。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賈瓊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注。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注。續書

所以救此失也。薛生日。和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注以待其復興也。

太后稱制

西漢書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

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爲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兩漢蒙求和熹鄧皇后傳。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歎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通鑑綱目。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爲相。

州刺史受賂。爲人所告。數掩蔽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訖。案驗當死。時敦弟奔。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踈之。有司以中旨諷訖告敦。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訖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敦族世雖遠。恩踰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爲敦所敗。今詢其弟敦陰事。可得也。訖從之。令范擲列敦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遂誅敦。奕。訖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

唐中宗嗣聖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郭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鐘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鐵圍山叢談魯公在北門爲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

本不應垂簾。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纔俟國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譎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宋史章獻太后傳。太后遺誥。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母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同儀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後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皇太后。

草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

元史太宗紀壬寅春。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

八年九月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崔羣傳。崔羣爲湖南觀察

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武元衡傳。元衡從弟儒衡。爲諫議大

夫。知制誥。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未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社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為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爲人。新唐書令狐楚列傳。楚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吹劔錄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續世說。封教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官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竒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畫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

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教。深禮重之。唐書大中年間。白敏中爲荆南節度使。高璩試大理評事。爲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間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傅制。乃賀敏中狀云。去年草檄。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時人以其爲盛事。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已丑貶瑞州刺史。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唐語林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以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契犬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太平廣記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環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環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尚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儒學警悟。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瓌瑋。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爲誰。知其爲中書侍郎韋沆。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爲侯伯。沆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意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相同直。均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又文彥博對仁宗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樂史廣卓異記。按五代晉書。范質爲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寇。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克爲行營都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別學士共草。公奏曰。今或夜開禁門。

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遲明已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閣中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真大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容齋四筆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部尚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問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於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

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江南餘載。嘗論李丞相昉。以老而爲愈駭。每下朝。使童子誦詩以賓戲之。張洎與錢若水俱直。太宗夜開滋福殿。召二人使草制詞。加昉左僕射班。宜有優美之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孰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惟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少虞類苑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或禁直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廣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頃刻之間。雖繽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贖往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趙善瑤自警編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侍雷允恭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

首。鞠躬而已。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來日奏事。上亦無語。退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真。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傳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退過學士院問誰真。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能改齋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素高之志。云石林燕語。神宗欲用賜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魯公第草制。中云。惟爾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豈以兄弟之微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四六談塵。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蔡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蔡叔厚草蜀將

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鑿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張達明徵。行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忠宣和間。當外制。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伋云。想望夷門。未泯忽忽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漁隱。叢話韓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爲言者今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王荆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牽翔於霄漢。

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邵氏聞見錄。王荆公初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罪。諫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興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因記美須。誤以爲申公也。舊聞證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韓瓘編器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王日嚴。曦爲少蓬。權直禁林。秦會之加恩。取熊叔雅。啓一聯入制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即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亦誤。王公四六話。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

為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悅生隨抄神宗初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鄭獬傳春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太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太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澠水燕譚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敦一日草五王策。未足

尚也。清波雜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群邪，則未知勰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爲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左正言劉拯言：「伏覩士論籍籍，謂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於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群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苟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詳察施行。」遂詔錢勰落職，守本官池州，仍放謝辭。初元祐間，章惇罷知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殊反側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上前，上未聽也。於

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群枉。幾欲動搖等語。履問何故。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雍既罷政。勰亦貶絀。而卞即爲右丞。勰得罪初。非悖意也。紹熙儀真志吳敏。字元忠。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後遷給事中。以言事落職。退居惟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宣和五年。復召還舊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誦之。蔡京罷相。麻云。再圖揆路之崇。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墨莊漫錄。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文忠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甕牖閑評。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爲呂臣。非楚得臣也。蘇東坡作呂公著除司徒制云。仁莫大於求舊。且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王明清揮塵後錄。靖康中。東

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曲洎舊聞。陸宣公翰林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返類啓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叙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䟽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浩然齋雅談。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

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曾元嘗困於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鬻。可謂善用事悅生。隨抄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萬俟卨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蒼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將勸勤。周益公自右揆轉首台。而留仲至以參預爰立時。李景山嚬以鎖闥直禁林。並草二制。而於益公制中。多所訓飭。至有患失容身之語。益公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第二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蓋指此也。奏入。上召景山入對。令貼麻改定。又親批其奏云。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遽上詞章。實難從允。既命載之答詔。益公復言所訓飭。乃與蔣芾所草洪适制並同。恐是一時遣詞。循用前例。蔣子禮草洪景伯右僕射制。畧云。毋獨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以徇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思容身。必任其責。景伯坐此。隨即被劾。居位僅七十日而去。後兩月子禮自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因以非才求去。會胡子

遠侍御入對。及景山事。上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批出。李燾與郡。明日將上。乞除職名。上不許。景山既去。乃以倪正父著作兼翰林權直。而尤延之侍郎兼直學士院。尤延之益公所引也。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遺補。二公並罷。而黃牧仲謙自監察御史除左司諫。牧仲論事不合指。四月罷去。而謝昌國諤自諫長遷中司。何自然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胡子遠自南榻真除兵部侍郎。自然本益公所厚。爲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仲至既執政。白用爲祭酒。故德之。於是自然攻益公。益公求去。再請而遂罷。故益公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昌國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而范子由處義自新。知滁州。除殿中侍御史。益公方懽辭除職典藩之命。自然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五月九日。內批免朝辭。在外宮觀。六月延之罷去。昌國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黃擇掄自太府寺丞除右正言。七月景山復入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踰年進本曹尚書。三年春真拜學士。五年七月趙子直以定策功拜樞密使。景山草麻。有大尉本兵柄之語。子直以爲侮已銜之。八月轉景山學士承旨。黃子由時以左史暫兼鎖闥。駁之。乃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蓋景山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宋史張閣爲翰林

學士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倪思傳光宗即位時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一夕命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史彌遠拜相請改麻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用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類說曾布坐市場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往見曾曰始欲繳詞文忠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公宴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能改齋漫錄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是踏別人腳迹當時傳以爲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黜抹者則相譴曰又遭鞋底東原錄舊說草制誥每爲宰相圍却令改謂之喫鞋底四朝聞見錄陳東歐陽澈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陰風

上用手批。真二子極刑。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項即受戮。畧無慘戚戰栗之態。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耻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鬼鬼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顛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扣頭請免二子。上儻

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不容不與黃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復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捄罷詞賦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義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於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直以陛下德意志慮。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常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詞學有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畧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候。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於糧料院之雲根云。公當制。

除吳瓌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佑親弟。又號勲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函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侶矣。蓋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束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典故。以藩臣

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於文忠云。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以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鶴林玉露。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益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劉後村集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勅令所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僦直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藁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藁。不能追省。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之勞。立太傅曰三公。爰峻面槐之拜。中間云。昔夫子卻萊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索丘謝傳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壬戌二月。宣鎖草揚蕃孫建節皇姪。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盡進藁。至

四鼓後宣諭。問蕃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回奏。不禁勞苦。有哀颯秃翁垂八十。四更燭下作蠅頭之句。老學庵筆記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詔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因學紀聞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愧郊錄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條鐵園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負。持中書熟狀。內降。

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迺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關。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劄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摘葉草制

北夢瑣言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

為翰林學士。

據石草制

隋書薛道衡中書省有盤石。常據以草制。

却馬草制

趙善

璪自警編太宗時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常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恠也。歸田錄。

憑鼓草制

宋史列傳朱勝非試中書舍人。兼權

直學士院。時方草制。勝非憑。依樣草制。

別釋常談。宋朝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

林草制。皆檢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爾。

代父草制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

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弟草兄制

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癸

丑。翰林學士韓維。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宋史曾肇傳。肇為翰林學士。布

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為衣冠。榮王明清揮塵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為翰林鎖宿禁中。面對喻

旨草麻。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以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

已。兄草弟制

江少虞類苑。錢希白於予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

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

幼能草制

宋史和蒙傳。蒙好脩飾容儀。自五鼓

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又甚寵待之。

自矜草制

齊東野語。洪景廬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晝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

花陰。洪何之。對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老者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之人

草制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

學迫趣草制

卻掃編。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道。天子歎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爲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凜之爲。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異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爲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滯。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不草制

悅生隨抄貞元初。盧杞遷饒州刺史。袁高不肯草制。且唐初中書議軍國事。舍人各

以己意論之。謂之五花判事。不特草制而已。呂許公每事欲自專。而使天子從臣行文書。如胥吏過矣哉。續世說。昭宗在鳳翔。常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一官。既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而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類。說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中人也。語渥曰。學士

無以性命爲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託母疾而去。邵掃編。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朔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石林燕語。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負爲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甥壻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免。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爲言。乃命劉舍人正草制焉。都司行制。詞閣下草批答人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交修直學士院。其姪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爲答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爲之。遂

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

御筆改制

劉後村續集上聖學尤高。詞臣進小字本。或用事稍晦。或一兩字未安。必

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完顏氏垂滅。李梅亭草其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金石之語。上改銷字為糜字。程滄州草裡赦。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為國威。余擬科舉詔草。楊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皆宣諭下問。即具出處回奏。或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所定。莫不曲當。此類不能悉記。

宣仁批制

石林燕語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令學

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降制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監勾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勾當左神策霍仙鳴。皆

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勅。明日上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節度使致仕。謂之納節。例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紹興中如前執政。葉少蘊。劉貴妃父懋。淳熙中大將成閔輩。皆然。慶元中鄭惠肅興裔。除節度使。致仕。始降麻。非舊典也。廐馬。近歲畢再遇死於廢斥。身後除節鉞。致仕。亦降麻。自是爲例。

負制

新唐書代宗沈皇后傳。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

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

翠池飾。以廐馬負載。賜其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寘

制

宣制

五代薛史後周太祖紀 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帝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即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

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老學庵筆記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閣門令平讀遂爲故事放翁家世舊聞往時殿廷宣制皆曼延其聲若哦詠者故蘇黃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閣門官無復知者政和五禮新儀文德殿宣制其日俟東上閣門官押制書到東上閣門外置於案上引贊官報宰臣催班知班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殿庭就位次引望參官以次入左散騎常侍在橫街東南黃道之東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在其東起居郎左司諫符寶郎左正言又在其東御

史大夫在左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其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又在其東。特進在御史大夫之南。六曹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在其東。與御史大夫班齊。次六曹侍郎。開封尹。至大司成。開封尹以下稍空。次太常卿。至中大夫。次殿中少監。至中散大夫。次七寺少卿。至奉直大夫。次左右司員外郎。至朝奉大夫。次六曹員外郎。至朝奉郎。次太常丞。至丞議郎。次開封知縣。至奉議郎。次太史局正。至通直郎。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特進之南。三少在其東。次賓客詹事。次左右庶子以下。又在其東。每等各重行異位。並西向北上。右散騎常侍在橫街南西。黃道之西。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在其西。起居舍人。右司諫正言又在其西。每等各重行異位。並東向北上。引贊官引門下省宰臣。立於本省班南稍前。如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入立於本省官之上。東上閣門官。引制案當殿北向。揖訖稍西東向立。引贊官引宰臣於制案前北向立。搢笏跪。閣門承受行首捧制授宰臣。俛伏興。執笏捧制歸位。搢笏轉授通事舍人。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受。又不赴。即通事舍人受。並如宰臣之儀。執笏捧制南向。揖訖。由東黃道赴宣制。石位西向。揖訖就位北向立。搢笏宣讀。若皇書德音。或后妃親王皇子帝姬制書。俟舍人宣。有制在位官。各再拜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舍人

執笏捧制。搢笏授宰臣。宰臣付有司。百官以次退。如班內有官除授。俟宣姓名。引贊官引本官北向立。東班官於宣制石東。西班官於宣制石西。再拜聽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加恩者。引歸本班。出鎮罷相者。引赴朝堂。楊內翰談苑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爲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閣長一人銜位玉堂雜記。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閣門。今日某日。有鎖院事。閣門得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聲擗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閣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宋韓魏公安陽集。祿享加恩。押班宣制詩。大祿休成慶澤新。廣庭宣制寵臣鄰。非煙薦瑞籠宮殿。宣制時。輕靄鬱然。出綺敷言聳搢紳。風結冰簷駢玉箸。日融霜瓦半魚鱗。移時始放金吾仗。鷓鴣齊飛出禁闈。

同日宣制

宋史孟昶世家。昶既降其子玄喆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

百壺。玄喆獻馬二百疋。白玉水精鞍勒副之。太平廣記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年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迎制

建安續志。制書到。太守率衆官具威儀。就平政橋迎迓。回至鎮雅橋下。輜率衆官步入。宣詔。頌春亭幕次。小須出次。率衆官就

香案再拜拈香。司賓引察判行至制書亭左立。司法右立。察判搢笏。就亭捧制書。回身於亭左褥位面南立。司賓請太守行進左褥位面北。與察判對立。察判跪進制書。太守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搢笏捧制書趨右褥位面北。與司法對立。跪進制書。司法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歸香案前少立。司法捧制書上宣制臺面南立。讀畢下臺。捧制書奉安綵亭內。同察判復位。太守率衆官再拜禮畢。皆舊例所無也。

還制

唐

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

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弃其子。其制方行。伊洛淵源。朱光庭遷給事中。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道學名臣言行錄。劉摯罷。相守鄆州。朱光庭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元史姚樞傳。二年拜樞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改

追制

唐元植長慶集論追制表。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

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爲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爲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爲非者。罪必反。然後人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况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真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應制

鄭氏譚綺應制。謂人臣應天子言也。舊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若昭。父庭芬。世爲儒學。有詞藻。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歸田錄。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鷺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爲不及也。王明清餘話。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應制。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有所止舍。群公大以聳服。唐張說之集。應制奉和詩。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

23
語無言讓范宣。援孤因勢屈。功重爲讒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
逢明主。何辭死道邊。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雄。王師進穀水。兵氣臨山
東。前掃成臯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
一巡風。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
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隣。靈廟
觀遺象。仙歌入至真。皇心齊萬物。何處不同塵。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
清。玉鑿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
望先情。舊廟清林古。新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太原俗尚
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躔。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鵬。西河亦上龍。至德
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改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
連營火百里。繼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罕峯。粉榆恩賞洽。桑梓舊
情恭。徃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祖心。頌省盛德容。願君及春事。迴
輿綏萬邦。蒲坂橫臨晉。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
宮日。堤含官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
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駟迴舊宅。鳳德詠
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周召嘗分陝。

詩書空復傳。何知萬乘賸。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去。頗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峽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遂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預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使幕那能鏤鷄子。行宮擅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目。漢家行樹直新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波光平。預歡浴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倍宴作清明。唐陳拾遺集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申。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旂裳滿。天庭玉帛陳。鍾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卑宮昭夏德。尊老穆堯親。微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唐杜審言詩集扈從出長安應制分野都畿列。時乘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百神。龍旗縈漏夕。鳳輦拂鈎陳。撫迹地靈古。游情皇鑒新。山追散馬日。水憶釣魚人。禹食傳中使。堯樽遍下臣。省方稱國阜。問道識風淳。歲晚天行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宇宙忽疑春。沈雲卿集扈從出長安應制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賓讓東主。法駕幸天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

日同旌門起長樂。帳殿出新豐。翁習黃山下。綺餘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
憶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霑上路。殘雪繞離宮。賜帛矜耆
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望秩禮新崇。臣忝承明召。多慙獻賦雄。唐李
翰林集送賀監歸四明應制。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
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
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唐李君虞集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
贈蕭二策。洛水橋邊鴈影疎。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
蕭郎寄內書。唐王維類說重陽應制。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年。無窮菊
花節。長奉栢梁篇。建寧志。遜。正月十五日夜應制。洛城三五夜。天子
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
遙隨御藻新。古今詩統。曹翰賜韻應制。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
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
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宋夏文莊公集觀唐明皇山水
字流杯石應制。開元留翠刻。昭代奉宸游。綠酒聯杯汎。紅泉滿字流。澄
清涵玉宇。灑灑轉銀鈎。霄壑奎傳布。龜圖洛畫浮。偃波分密坐。垂露直前
旒。若許銘天德。園青豈易儔。趙孟頫松雪齋集應制月中仙。春滿皇州。

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
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希有。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
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應制萬年歡。閭闔初開。正蒼蒼
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鷄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
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皇化無
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
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晁次膺集應制。黃河清慢。晴景初升。風細細。雲
收天淡。如洗。望外鳳皇城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
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
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
開宴未央。宮裏能改齋。謾錄王觀應制。清平樂。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
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
前宣住。六官多少人愁。中州樂府王內翰。應制清平樂。瓊枝瑤月。簾捲
黃金闕。宮鬢蛾兒雙翠葉。點綴離南。開雪。東風扇影低還。紅雲不隔天顏。
夜夜華燈萬樹。年年碧海三山。晏元獻公類要應制。呂公應制。擢居第

一。獨荷殊旌。御札垂褒。呂詒表云。去年春。陛下與太子諸王賦詩。賜宴中書。宣付通示百寮。凡在朝臣。無不奉和。擢居第一。唯臣一人。獨荷殊旌。仍蒙厚賜。光生御札。榮溢天衢。有虞之世。百工實和於卿雲。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卿雲爛兮。云云。露曼曼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貞元好文。簡文士而應制。貞元應制之篇。特加考第。仰和宸篇。異太真李紆之上等。敢冀鮑防之次等。劉太真尤長於詩句。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制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令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第其詩。以太真及李紆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劭等四人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又元龜曰。鮑防于頌為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人為平等。李晟馬燧李祕三人宰相不加考第。瞻仰昊天。天注眾星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例隆墀永歎。遠壑必盈。墀。水中墀也。處高墀而長歎。遠壑之中。盈而響應也。九五尊高。喻於隆墀。六二卑下。同於遠壑。唱和相應也。命官相應。善邇而遠。至畧例。草樂府之新詞。宜徵太白。李白天寶初。待詔翰

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賡緒賡揚。爾雅曰。賡

揚續也。唐帝御詩。佇晉公之唱和。唐紀曰。斐度病。文宗賜詩御札曰。朕詩

集中要有卿唱和詩。疾恙未痊。固無心力。詩及門而卒。武士彎弓。文人下

筆。後魏書曰。南安禎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於羊林都亭。詔左右

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下臣某敢拜君命之辱。

而為之詞云。蕭寘公主碑云。詔內署司文之臣。論次懿實云云。枚臯。字少

孺。為郎。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躡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選。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

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規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毀

也。棋音欺。醜也。東方朔。又自詆其文骯委字骯。音被言屈曲也。曲隨其

事。皆得其意。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

尚數十篇。栢梁臺詩。太官令預焉。太官令曰。祖梁橘栗桃李梅。朝廷大手

筆。中勅以付崔融。中宗實錄曰。融字安成。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

所以洛出寶圖。頌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融撰之。宗懍龍

所

川廟碑。一夜便就。三國典畧曰。梁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主美之。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柳惲為侍中。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為高祖所美。劉劭字孔才。為

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第從臣之嘉頌。王褒與張子儵等。善選西都賦

日云云。注漢書曰。宣帝頗好儒業。云云。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嚴忽奇。漢藝文志。常侍郎嚴忽奇賦十一篇。注云枚臯

同時。或云助之昆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王筠。梁書云。筠字元禮。為文

能壓高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沈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

王筠獨步。趙充國。文選云。充國為將。屢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

以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為充國圖畫之頌。今趙

充國頌是也。日月出矣。而熒熒火不息。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云云。其於光也不亦難乎。至尊所改善陸倕。石闕銘曰。盤石鬱崖。重軒穹隆。邑流

上負製模十四字是。云云。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又曰。倕字左公云云。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韓安國作几賦不成。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

於亡憂之觀。集記遊士各使爲賦云云。鄒陽代宗安國鄒陽皆罰酒三斗空。臧省以詩不成。罰酒一斗。南史蕭介傳曰。梁武總延後進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看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

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省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矯制

漢制叢錄春秋

之義。大夫亡遂事。漢因此意。立爲矯制之法。曰矯詔者。謂托言受詔也。按功臣表注。律。矯制大害要斬。有矯制害。矯制不害。武帝世。浩侯王恢坐矯制害當死。宜春侯衛抗坐矯制不害免侯。而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以矯制大害。法至死。此其別也。其後孫寶出廣漢。群盜坐矯制免官。馮奉世斬莎車王。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坐矯制皆不得封。觀是則知漢家矯制之法重矣。西漢書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西漢會要。武帝即位。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本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
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
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
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
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
其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服罪。
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
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臣表。宣帝元
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證。與旁國共殺其王。

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馮奉世傳。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因辱使者。上書驕嫚。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竒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蓄之。必爲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孺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陽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康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至支之首。垂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

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至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至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廉衡。石顯。以爲至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陳湯傳兩漢蒙求宋均。字叔庠。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新唐書李勣傳勣孫敬業，歷太僕少卿，龔英國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宋史衛膚敏傳，靖康初，高麗遣使來賀，命膚敏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程大昌傳，孝宗銳意事功，貴近或預密議，命令四出。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詰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三省，審奏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上然之。

墨制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昶父知

祥，事後唐武皇，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符墨制。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劉守光據幽州，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諸鎮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

遺制

舊唐書中宗上官昭容傳，中宗崩，昭容草遺制，曲叙其功。

而加褒賞。

改革制

文苑英華改尚書省。中書門下省。九寺。十二衛名。及官稱號。改正朔。改錢文字。錢斤兩。詳審剛定。申理寃

屈。減大理丞。廢刑部獄。制。一作改元光宅赦。鸞臺。朕聞上皇建極。體元氣以育羣生。大聖承天。法開陽而陶庶類。與時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隨道汗隆。應五銓以通變。故能牢籠宇宙。埏埴人靈。符景運而財成。契休期以光宅。昔有隋標季。率土淪胥。豺狼肆吞噬之災。億兆被虔劉之酷。高祖神堯皇帝。披圖汾水。仗鉞參墟。廓氛侵而安四維。掃撓槍而清六合。太宗文武聖皇帝。負日月而膺運。鼓雷霆而震威。蕩海夷山。功浹八荒之外。救焚拯溺。仁霑萬域之表。樂和禮洽。天平地成。茂績光於遂初。鴻名冠於開闢。高宗天皇大帝。雲房誕睿。虹渚降靈。受綠錯之禎符。應朱綈之景命。飛車乘毳。臣軒頊之不臣。沒羽浮金。賁禹湯之未賁。開邊服遠。更闡寓於先基。富國寧人。重增輝於前烈。撫臨當宇。調五氣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日觀。茫茫衆俗。寧知覆燾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啓旦。三聖重光。歷選前書。無聞往載。豈謂道隆金鏡。運迫鼎湖。方延翠渚之祥。遽託白雲之駕。以社稷之大任。屬荒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茲菲德。開導嗣皇。式綜萬機。載宣風化。所以賴王公卿士。各竭迺誠。若濟

巨川實憑舟楫。然自恭臨朝序。已積炎涼。教靡致於移風。道尚慙於變俗。良以哀迷在疚。荼棘纏身。二作心陵廟未安。匪遑專慮。今者鳳京遙踐。龍馭上升。既因大禮之終。宜更中區之始。朕母臨赤縣。求瘼之志。每盈子育。蒼生恤隱之懷。鎮切唯我。勵精爲政。克已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冀上不負於尊靈。下微申於至懇。夫五行迭一作遞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運乘驪。而尚玄。周以木行貴駢。而尚赤。將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無祕寶。皇家土一作上德。勝氣彌彰。宜崇白賁之象。以輔黃中之運。自今以後。旗幟皆從金色。仍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其應合改者。所司詳依典故。供奉帷幔。咸用紫色。自錄府衛所旗。並改以皂。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以碧。其在京諸司。文官職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並每日入朝之時。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自餘官朔望朝參。皆依舊。其色皆依本品。又鎮星之在太微。已歷年載。著土精之美。應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成帝。以時薦享。又東都宜改爲神都。宮名太初宮。但列署分司。各因時而立號。建官置職。咸適事以標名。而今曹僚之中。稱謂多爽。宜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僕射爲文昌左相。右僕射爲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爲天官尚

書。戶部尚書爲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爲春官尚書。兵部尚書爲夏官尚書。刑部尚書爲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爲冬官尚書。門下省改爲鸞臺。中書省改爲鳳閣。侍中改爲納中。中書令改爲內史。太常寺改爲司禮寺。鴻臚寺改爲司賓寺。宗正寺改爲司屬寺。光祿寺改爲司膳寺。太府寺改爲司府寺。太僕寺改爲司僕寺。衛尉寺改爲司衛寺。大理寺改爲司刑寺。司農寺依舊。左右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爲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爲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爲左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餘曹司及官寮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隸之官。監郡之職。所以巡省風俗。刺舉愆違。今人物殷繁。區寓遐曠。而所在州縣。未能澄肅。可置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負一準御史臺。專知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爲左肅政御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錄事參軍。宜依舊。仍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顯福等門。各一人待詔。朕當親訪正道。詳求得失。又玄元皇一無皇字帝者。皇室之源。韞道德而無爲。冠靈仙而不測。業光衆妙。仁覃庶品。豈使寶胤見御宸居。先母竟無尊位。可上尊號曰先天太后。宜於老君廟所。敬立尊像。以申誠薦。又洛州界內。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廉之佐。並令州縣就其塋域。一申

祭享。又自武德已來。元勳佐命。或以忠鯁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有犯。緣子孫絕封者。前詔雖已處分。或恐尚有闕遺。宜降霽澤。重申前命。又往日先朝聖武。蕩定遐方。日月照臨。咸爲郡縣。皆荷生成之惠。無復遠近之殊。朕矜撫之懷。豈隔中外。每念其殄嗣。愍愴良深。繼絕興亡。寔惟本志。宜各求其後胤。立以承嗣。一作享獻其諸都護漢官。及鎮兵等。並悉放還其營。奉山陵使。及鹵簿使等。並依別勅處分。又兩京之所。徭賦寔繁。亦令所司。作優量法。使勞逸得所。靈駕所涉。千里斯遙。在路黎氓。一作萌莫不哀奉。念其勞弊。情增感惻。其緣供頓。及山陵者。並免今年課稅。又比來諸道軍行。叙勲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勲。真偽相蒙。深爲巨蠹。自今以後。所司宜明爲條例。務令禁斷。責成斯在。可不勉歟。如更有違。必越法科處分。又比命放出宮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咸悉願住。但念其各有親屬。豈可久致分離。宜準前恩。即令放出。又隆平日久。戶口滋多。物務既繁。欺隱斯衆。其上州萬戶已上。大縣萬戶已上。各宜析出。別置州縣。唯雍洛二州。不在此限。又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榦。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咸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又

前者有詔。具述內外官寮。備陳行事。以申勸沮。仍恐百官在職。尚有虧違。今欲重降霽一作深恩。更垂寬宥。棄瑕錄用。罔責於前非。滌罪論功。必期於後善。若又不悛已過。重挂踈羅。當使寘以嚴刑。倍加其罰。思與士庶共此惟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爲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之。流人未達前所者。放還。其犯十惡。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所監臨。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及反逆緣坐。并軍將臨戎挫威喪律。鎮遏失所。虧損師徒。及常赦所不原免者。並不在赦例。亡官失爵。量加收叙。諸年八十已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已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板授。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一作威表門閭。鰥寡孀獨。篤疾之徒。不能自存者。並加賑恤。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其詔書內事有未盡者。仍令所司作條例處分。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勅愛人者。天地之德。育物者。陽和之氣。朕立極行政。體元順時。期於緝熙。致彼仁壽。今永惟春令。慶在發生。當萬有之遂心。慮一物之失所。救人恤隱。雖已著於成式。施惠布德。俾更弘於新令。其天下百姓。有灼然單貧。

不存濟者。緣租庸先立長行。每鄉量放十丁。猶恐編戶之中。懸磬者衆。限數既少。或未優洽。若有此色。尚軫于懷。特宜每鄉前放三十丁。仍準旨條處分。待資產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縣令對村鄉一一審定。務須得實。仍令太守子細案覆。本道使察訪。如有不當者。本里正村正。先決一百。配入軍團。縣令解太守本道。使不舉者。量貶降。七德爲武。必先禁暴。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自古蓋非獲已。關山遠戍。雖多戀本之情。祿位高懸。終有懋功之賞。若能感激。信可優矜。其諸征行人。家有兼丁。如載限向滿。情願自相替者。宜聽。其家內應合更差防。及諸雜科。一切放免。古者黜陟幽明。廉問風俗。匪唯察吏。亦以恤人。今考績之期。已過於三載。求瘼之意。欲觀於四方。宜即選擇使臣。分往諸道。訪察官吏善惡。巡問百姓疾苦。兼太守縣令老耄者。比問諸郡。或縣損處。尋令賑恤。猶慮艱辛。須更優矜。務使周濟。其開元二十九載。內外官所舉太守縣令等。朕撫字之任。急於用賢。特令舉親。務欲求實。翹車既至。頌網無遺。不限登科。皆令効職。既推心而無負。期濟理而有成。一自守官。向已終秩。思聞爲政之績。以觀推薦之義。先有處分。必行賞罰。尤須審察。將復前言。迴日並具狀聞奏。且量地制邑。大小雖殊。置吏養人。遠近如一。比來中下縣令。或非精選。吏曹因循。但務填

闕。天下大率。小縣稍多。至於蒼生。詎免其弊。若無優獎。豈致循良。既在得人。寧拘格限。宜於選人內取。中外清資。是明經進士。應制明法。并資蔭出身。有幹局書判者。各於當邑內量減一兩選注擬。赴任之日。仍令引見。朕當察審去就。其老弱者。更不得輒注。考滿之後。準畿官等例。三選聽集在任。有政績尤異者。三考外。委本道採訪使與通狀。應是下縣。仍並升爲中下縣。又令長字人。不可整闕。比來補授。直至選時。亦有縣在僻遠。多不情願。遂虛其位。累載闕人。既無本官。爲政不一。戶口逃散。莫不由茲。自今已後。宜令選司。先量才注擬。如非時有事故等闕。其所由當月牒中書門下。於內外官中簡擇進擬。遣今在京負外人數稍衆。既無職事。頗亦滯才。其高品者。宜簡擇量授郡守。六品已下。堪理人者。亦授縣令。俾其効用。冀有成績。天下郡縣。先有欠公解。本處今既分稅錢。並準式依本足例支給。使厚其祿。以竭其心。經國之制。省官爲本。况分司揆務。既有常負。授職任人。須存定限。若踰程式。實紊紀綱。其內外六品已下。負外官。至考滿後。一切並停。各依選例。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擬。其皇親諸親。幼小及諸色承恩。授官軍功技術。內省左右龍武軍。并諸蕃官等。不在此限。所司仍具作條件處分。且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堯命四

子所以授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
弦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令。但五方定位。岳鎮總其靈。萬物阜
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岳。先以封崇。其中岳等三
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紹膺鴻緒。紫機夙讓。黃屋非尊。屬天衢未亨。王室
多難。載迫公卿之議。遂歷數之重。凜乎馭朽。慄若涉泉。自臨萬邦。斯焉三
載。頃者居遏密之際。莫議郊禋之禮。霜露之思。日月增深。今三元告辰。萬
物伊始。假于清廟。昇彼圓丘。躬耕祈穀。率禮斯備。太官視膳。而牲絜奉常。
陳樂而邕和。爰自降制之始。迄于禮畢之際。祥風候律。瑞日揚光。卿雲紛
集於壇場。甘雨傍流於郊甸。非常之慶。豈獨在予。宜因天地之心。式覃雷雨之澤。可大赦天下。

撫問制

宋胡寅斐然集撫問

張浚制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讎。初陪端揆之司。未皇暖席。首念大江之
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繄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
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
定。委付得宜。式邁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
獨兵甲之問。今俾

取應制

宋任希夷斯庵集取應宗子制 朕念
屬籍之蕃。行開數路。以兼收。設爲取應

信使。往諭朕懷。

之科。俾奉大廷之對。其言可采。爰命以官。益厲爾修。欽承予渥。**迎上皇制** 舊唐書迎上皇制 我國家出震乘乾。立

極開統。謳歌曆數。啓聖千齡。文物聲名。握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邊功。遂肆兇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

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兼回紇葉護。雲南子弟諸

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

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敬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予。實馮社稷之祐。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

分。**進講尚書制** 宋王東牟先生集巫伋進講尚書制 具官某講筵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堯舜

之治。垂衣裳。宣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冊。可以驗今。顧惟儒宗。宜備晝訪。以爾多見守約。資深逢原。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彌縫之益。入侍經幄。

詳聞起辭。諒學術之該通。尤典謨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義以敷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鑒空文之無補。庶裨聖治。日佇英猷。**勞慰**

勲臣制

舊唐書穆宗紀勞慰勲臣制。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賸冀方。初喪或帥。念乎

三軍之士。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跡。願赴闕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款載申。萬欲效其器能。各以列之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已超授寵榮。今更都加厚賜。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寃。與人休泰。其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朕以武俊之勲勞。光于彝鼎。士真之恭恪。繼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務令周厚。

免租減罪制

五代薛史免租稅課利減罪制。王者撫之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水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雨徵

風。蚩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爨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况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穎。鄆。齊。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沁。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佃。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捐於帳籍。其有衷私。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袁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逆減一等。左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

巡察本管制

文苑英華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內制。上天降禍。大行太

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兢兢在疚。攀號荼毒。觸向摧墮。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誥。下徇群心。寰區任殷。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立哀迷。逋

從勤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瘡。敢忘負荷。是用泣血撫膺。執喪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欲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置旌進善。反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敷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為得。其何以廉庶。詔令作敗政。恤寃刑。問惇嫠。招茂異。寬賦歛。節征詔令作更備。使天下為無為事。無事也。頃分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博州都督。詔令作蒲州刺史。程行謨。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詔令作欽。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濬。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吏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事。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其官交要者。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內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準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寃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巡

使所在按理。流罪已詔令作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並聽減一等收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已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羊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恤。詔令作放。百姓間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宣諭大理制元王惲秋

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宣諭大理制

元王惲秋
澗集授賀

某宣諭大理國制。幼懷竒節。筮仕昌時。及知遇於先朝。遂撫綏于大理。揚威絕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效。俾煥綸章。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為招徠。式副所托。

祠官母有所祈制

史記孝文紀。母有所祈制。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埽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母有所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70 YUNG LO TA TIEN—The great Chinese Ency
articles numbers 19737 to 19739. "A cle
pansion, etc." £35.

37

Purchased from
22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OR. II, 658.

70 YUNG LO TA TIEN—The great Chinese Encyclopædia. Vol. 78. Containing articles numbers 19737 to 19739. "A clear statement of Buddhist Expansion, etc." £35.

Purchased from the Rev. Professor A. C. Moule
22 Nov. 1938

Or. 11658

37 ff

28/7/35

H. G. L.

Or. 61. d.

